

风物 深度

林夕令粤语词首次入围：金曲奖的资产是多元与自由 | 2023金曲奖前瞻

台湾金曲奖以自由为资产传承，但毕竟至今仍以“语言分类”为主，香港作者多年霸榜，粤语歌词却从未被提名、获奖。



香港填词人林夕在TED Talks上演讲。YouTube截图

特约撰稿人 陈玠安 | 2023-06-30

这个奖有在反映时代吗？它是否给了最亮眼的人以鼓励，以至于，不再只是奖项去鼓励音乐人，而是音乐人照亮奖项。

金曲入围名单公布几天，遇上朋友，直接问我“你……有评吧？”我当作称赞收下了。确实是与我的品味很相近的名单，也符合我认为当今“金曲奖”的存在价值。这个价值，本文细细说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担心没有发生，“流量 vs INDIE”，只要这担心没发生，一切都好讨论。谈金曲，还是得先谈谈奖项的样貌。

资产与传承：自由以及更多？

创作自由，在台湾做音乐，不需顾忌无谓的政治议题，金曲奖的话语权，随著交流与自由，有健壮的本钱。但这也是最大的挑战：如何一次次扩张版图，听见更多地区的华语音乐。

若说金曲奖累积的资产，是一种普遍性与关注度，与其让“所有人”都听过名字、但其实没有那么多人“真的”在听的音乐被彰显，不如鼓舞各种场景里、各拥其众的音乐人。让他们走上伸展台，以不同主题，被看见，或者，再一次被看见。

那么，金曲奖的传承与资产，就在于“设计与创造”，不再是“传播与娱乐”。这是当今真正需要被实现的“社会责任”。

金曲奖当然有其显著的资产。八零、九零年代、华语唱片荣景极盛，台湾成为“国语”（此处指 mandarin）系统歌手的核心，不只促进、引发乐迷对于其他华人地区音乐的好奇，产生了极具风格的歌星，还有歌星背后的魔法师——制作人、词曲创作者、编曲者……“歌星”们的王牌班底。除了台湾乐坛的厉害角色，也不乏跨国合作。

直至今日，金曲奖承袭了这份 legacy，让历届入围名单里充满了各地制作/创作工艺大师、新锐……或许一切都要从那个年代说起，当我们认识了蔡健雅、孙燕姿、莫文蔚、戴佩妮、王菲、陈奕迅……台湾吸纳了这些人做音乐的方式与风格，以及印在CD上面的工作团队。



2023年，第34届金曲奖入围记者会。大会图片

台湾人既能理解其他华语（mandarin）地区幕前幕后音乐人的魅力与实力，也毫无疑问将这些歌手的音乐，视为台湾音乐文化脉络的一部分。

台湾出身的音乐人也得到更多机会触及、激荡。台湾人既能理解其他华语（mandarin）地区幕前幕后音乐人的魅力与实力，也毫无疑问将这些歌手的音乐，视为台湾音乐文化脉络的一部分。直至今日，年轻一辈的乐迷依然听过那些金曲，依然认同这些“海外”音乐人。对我而言，他们的音乐ID，就是台湾人。

也因为创作自由，在台湾做音乐，不需顾忌无谓的政治议题，金曲奖的话语权，随著交流与自由，有健壮的本钱。但这也是最大的挑战：如何一次次扩张版图，听见更多地区的华语音乐。

包括，如何突破语言设奖的吊诡，如何和“不以语言分类，以音乐风格做分类”的金音奖相互健全连动，都是功课。

商业与社会责任：如何百花齐放

它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让打开手机即可找到音乐的受众，提起兴趣，听一听自己或曾错过，或不曾听过的作品。

过去担任几次评审经验，加上各种观察，多数评审仍会“尊重”市场面向的作品。不过，现在，评审过程讨论的商业，究竟是什么样的“商业”？

自然不可能再是唱片销售量，那么，会是影音点击率吗？会是串流点击率吗？会是社会话题性吗？会是巡演的销售状况吗？或者，是泛指明星带动的产值？没先定义“商业”，讨论商业就变得非常人格分裂。又比方，抖音是金曲奖认定的“商业”吗？

金曲奖是否必须背起某种社会期待跟责任？这里的社会责任，是越来越难以界定了。给明星留点镜头？流量指标是否该被提及？关于所谓“华语流行音乐”还有“造星”的责任？

金曲奖以前被群众诟病“分猪肉”，今年的提名没有发生。上一届也没有，蔡健雅直接横扫。有这样的改变是评审结构改变了？又或者是主席制起了某种美学影响？重要的是，这个奖有在反映时代吗？它是否给了最亮眼的人以鼓励，以至于，不再只是奖项去鼓励音乐人，而是音乐人照亮奖项。

金曲奖盛大，并不代表它是一个有隐约参考答案的习题考试，并不在于商业的评估多寡，不在于“创作歌手”就比不会创作的歌手好……有很多面向仍待解释，也需要解释。它当然是一个“人治”的奖项，但只要负起责任，美学仍能足够被彰显。

评审过程讨论的商业，究竟是什么？自然不可能再是唱片销售量，那么，会是影音点击率吗？会是串流点击率吗？会是社会话题性吗？会是巡演的销售状况吗？或者，是泛指明星带动的产值？

从初审到决审，分组分类，也就是不到一百人的评审团在评选，我们要不要信这些人的品味，“人治”面向，从来就可以提出质疑，那么“提名”与“得奖”就更需要被解说。

只是关于这些需要解释的部分，碍于官方立场，始终较为欠缺，实在可惜。

庆幸的是，这两年的金曲奖，我认为是极好的“华语音乐时尚秀”。它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让打开手机即可找到音乐的受众，提起兴趣，听一听自己或曾错过，或不曾听过的作品。时尚或许不是那么实用性，可是，当找音乐的作法已经很方便，去考量名单的“实用”，或说熟悉度、通俗度，似乎不会使奖项跟上时代。

在很多个领域，这些音乐，早就是“流行音乐”。那才是真正百花齐放的产值证明。



2021年，第32届金曲奖，台湾歌手卢广仲获年度歌曲大奖。摄：Chiang Ying-ying/AP/达志影像

提名最多的，就是“大赢家”？

金曲奖的资产，有一部分在于多元与自由。而不是“大赢家”、“歌王歌后”。

在金曲奖，被提名最多项目的作品与音乐人，往往被传媒冠上“入围大赢家”。但我看入围榜单时，甚或过去参与做评审时，对每个项目从来就是分开看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好不容易逃离了金曲奖“分猪肉”的过往，就不必坚持提名最多的是“大赢家”。

提名多，在各个项别表现出色，总和看来，似乎是一个结论，但那从来不该是结论，而是分门别类的思考。“大赢家”与大赢家最后得了几个奖，谁“爆冷”，都已经不是以前那回事了。

谁是真的“爆冷”？若指涉的是知名度较低的歌手，你怎又能轻易评估，在他的受众市场里，他是多么具有代表性。那要比人数，点击也好，演唱会也好，这是粗暴的比较方式，完全与时下音乐分众取向背道而驰。

“每个人都是赢家”，听起来很浮滥，但我认为真的如此。你无法比较每一个奖项的含金量，因为一旦捧高了谁，似乎其他都是小奖。作为音乐评论与从业人员，我极度反对这样的看法。

做音乐的手法变多了，无法再以单一的工业型态比较，而需要深入音乐的肌肤，听见纹路与血脉。

金曲奖的资产，有一部分在于多元与自由。而不是“大赢家”、“歌王歌后”……而比赛本身就有进程，不能拿结果论来推敲。听完这所有入围者的音乐，你或许也会有喜好，但也更可能同意“谁得奖都有其理由”，如此，金曲奖就做到极好的“时尚呈现”。

在“我认为确实值得入围”跟“谁真是遗珠”之间，这个奖的样子跟讨论，应该有其可观。也理应多过于“歌王歌后”这种传媒词汇的泛论。做音乐的手法变多了，无法再以单一的工业型态比较，而需要深入音乐的肌肤，听见纹路与血脉。因为，不是谁真的“赢了谁”，是它的呈现，在某些地方更受评审赞赏。

当群众可以试著理解设计师的意念，就不会要求每件衣服装饰都要能做成成衣。同时，也能认可，设计的不同理念，本来就很难从单一评量去比较，而是多层次的“说法”。

年度专辑：关注被稀释

台语专辑中，《水逆》有其制作上与企划上的特殊性，但得端看评审如何认定其语言性与音乐的贴合度。

“年度专辑”颁奖顺序总是置于典礼最后，并往往被“最佳华语专辑”的高潮给压过。各语言最佳专辑皆入围“年度专辑”，是一种公平吗？我认为这个公平的概念有些松散。乐见有一天，年度专辑能够像其他项目一样，由评审严选数张“年度专辑”入围。否则，“年度专辑”的关注，总被稀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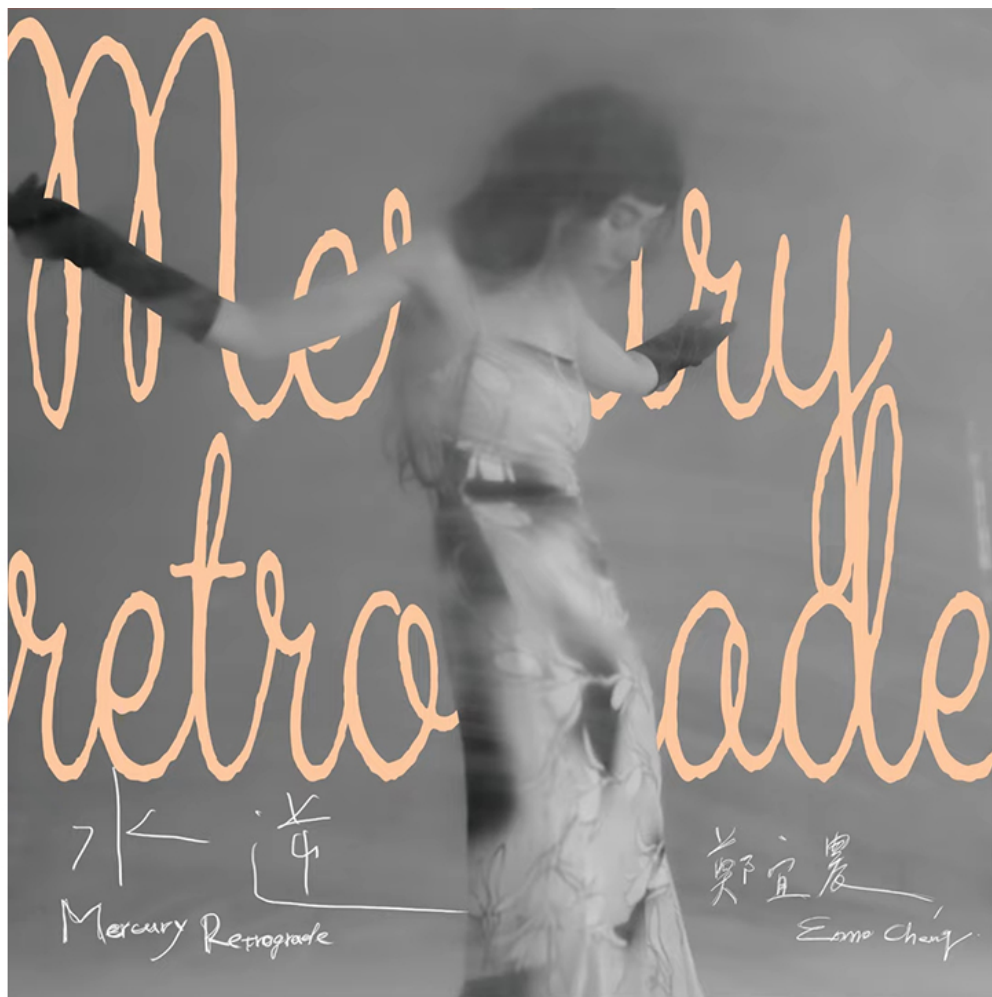
“年度歌曲”可以直接讨论、跨度类型语言，“年度专辑”没有道理不行。我们都知道，真正会在“年度专辑”

被讨论的，绝不可能是那几十张专辑，而是几张评审具备共识的名单。既然如此，入围语言项目最佳专辑者直接“保送”年度专辑入围，仅是表面的公平。

今年最可能拿奖的“年度专辑”，华语当中，吴青峰《马拉美的星期二》具备全面性与完整性，在专辑意念与歌手创作特色中执行得非常完整。熊仔《PRO》完美平衡流行歌曲的hook与嘻哈音乐的开拓性，无论从哪一种类型的预设值去听，都有饱满感受。

《分水岭Padiyudr》将音乐人打造得奔放多彩，专辑爆发力与情感张力掌控得宜，歌手诠释当代音乐的底蕴深厚，可谓自阿爆《母亲的舌头》后最光芒夺目的原民语言类专辑。

台语专辑中，《水逆》有其制作上与企划上的特殊性，但得端看评审如何认定其语言性与音乐的贴合度；曹雅雯《禁》持续突破，早已超越语言限制，是一场暗色调的华美历程。



由郑宜农主唱、作词、编曲的〈新世纪的女儿〉，收录在《水逆》专辑。

客语专辑中，邱舒几乎笃定会获得肯定，以“年度专辑”来说，也表达了客语音乐向来的歌谣传承，更走向艺术性、表演性。和语言的融合不刻意，非常耐听，也具备唯美与世界观。

原住民语专辑部分，《分水岭Padiyudr》将音乐人打造得奔放多彩，专辑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可大可小，掌控得宜，歌手诠释当代音乐的底蕴深厚，畅快淋漓毫无包袱，可谓自阿爆《母亲的舌头》后最光芒夺目的原民语言类专辑。

各语言类型歌手：厮杀激烈

我先将徐佳莹、洪佩瑜、戴佩妮的支持评审算作比较“相近”的一群，相对的，A-Lin在这份名单的存在，就很特别，他是绝对性宏亮的歌姬型态。

台语女歌手将有三种风格厮杀：蔡秋凤的专辑令人惊艳，唱功风格无需质疑，但居然有此企划可能，音乐方法上具说服力，也不忘留住声音特质的精炼。方才已提过郑宜农，如果她胜出，将是评审对于台语专辑“转型”的某种表态，口气跟野心都很不一般，整体语言、歌曲谱写的合宜程度……是否能打动台语专业部分的评审，值得观察。曹雅雯“盛名之累”，前作太强难免被纵向比较（希望不要），但在入围作品中，这张专辑是我认为最具胆识，也最具演绎挑战性的一张。

客语俨然成为邱舒与彭佳慧的战场。彭佳慧专注诚挚的诠释、理解客语，但专辑跟歌曲的构成，有点太简化这个企图，“反朴归真”不该是唯一一种理解这张专辑的方式，却因为音乐流动偏平淡，让我一时也找不出更多优势。当然，她是强大的歌手彭佳慧，在争夺“最佳客语歌手”项目，还是有优势的。只是相比彭佳慧近年的华语专辑，客语专辑确实可惜了些：她绝对有能力挑战更多面向的客语演唱。我因此更惊喜于邱舒的专辑格局与细节，那些律动与乐器与歌声的浑然天成，让人不禁静下来，反复聆听。

我因此更惊喜于邱舒的专辑格局与细节，那些律动与乐器与歌声的浑然天成，让人不禁静下来，反复聆听。

最佳华语女歌手，一级战区，在评讨论论时间越拉越长的情况下，细微的“跑票”拉锯可能出现，进而影响结果。我先将徐佳莹、洪佩瑜、戴佩妮的支持评审算作比较“相近”的一群，相对的，A-Lin在这份名单的存在，就很特别，他是绝对性宏亮的歌姬型态，新专辑仍能带来传唱动人作品。A-Lin要不是直接没机会（被徐、洪、戴的声势压过），不然支持她的评审很可能更为集中，很可能杀到最终讨论。

若A-Lin要与上述三人其一决战，在一对一的情况下，票数又会拉回五五波（取向与路线分歧）。若是徐、洪、戴三人在细腻情感的多样性表现互相竞争，那徐在演绎上的多元尝试，或许会是一个关键。在女歌手项目肯定不是选谁最“能唱”，因为大家都很有唱功，只是武器库不同，而是哪一个路线的诠释，获得评审肯定。

华语男歌手的态势，在风格上分野清楚。两位嘻哈歌手（主席有说到本来瘦子也有机会进来，但考量到已有两位嘻哈歌手——其实我认为如果真觉得瘦子够好，三个嘻哈歌手也无妨，毕竟风格迥异。）大概会是熊仔取得“代表权”，跟文艺创作挂的吴青峰、HUSH对战，若讨论时热烈且相争不下，鹤The Crane会是一个新鲜有趣的选择。

最佳作词人：香港词人作为金曲显学

林夕此次替林家谦谱写〈某种老朋友〉，是史上第一次“粤语歌词”获提名，若能夺奖，意义非凡。



由林夕填词，林家谦主唱的〈某种老朋友〉MV。YouTube截图

两位香港殿堂级大师，加上本奖项常客葛大为，三位专业写词人，将对上自己写词的创作歌手们。我一向认为“比词”时，能否跟歌曲贴合，比起词本身的文采重要。否则我们就是在比现代诗文学，而不是最佳写词人。不能忽视歌本身的音乐况味。

最佳作词人在第八届改制，其后，香港写词者在金曲奖成为一种显学，林夕、周耀辉与李焯雄都多次入围：李焯雄入围四次，以莫文蔚〈爱〉、莫文蔚〈不散，不见〉获奖，四次入围命中两次，是金曲奖史上入围多次者之中，胜率最高的作词者之一。

林夕则以入围十一首歌曲的惊人成绩长年竞逐，以〈脸〉（王菲）、〈开门见山〉（阿密特）获奖，甚至在二十六届（2015）以〈你给我听好〉（陈奕迅演唱）、〈一切安好〉（莫文蔚演唱）于同届有两首词入围，史上仅有五月天阿信、武雄、方文山与林夕四位在“最佳作词人”单一届次入围过两首以上。

而金曲奖毕竟到现在还是大项目以“语言分类”为主，香港作者人多年霸榜，粤语歌词却从未被提名、获奖。

周耀辉则是第三次获得提名，且是连续两年入围。加上黄伟文等人在内，华语歌坛确实仰赖香港词家甚多。不过，林夕此次替林家谦谱写〈某种老朋友〉，是史上第一次“粤语歌词”获提名，若能夺奖，意义非凡；而金曲奖毕竟到现在还是大项目以“语言分类”为主，香港作者人多年霸榜，粤语歌词却从未被提名、获奖，有其吊诡——跟金曲奖报名赛制绝对有关，必须“于台湾首发”方能参赛，在数位音乐时代来临之前，港台同步发行的粤语专辑，少到不行。

当然，并不需要因为歌词由某个语种谱写，就强调其特殊性，依然应以词曲意念相依程度，文字所能辅佐、引导音乐作为评判。不过在金曲奖脉络里，期望未来更多语种能有机会竞逐最佳作词。当然也包括了粤语。

海外：中国音乐人难出线

事实上，有非常海量的中国乐团报名金曲，其中不乏实力坚强者，却往往连初审都过不了。

金曲奖作为华语威望奖项，多年来将全球华语地区作为授奖范围，实际上确实也有其可观之处。香港歌手

从来就是金曲奖的一部分，从王菲、陈奕迅等多次入围、而创作歌手何韵诗、卢凯彤与岑宁儿等，都给予了台湾市场与金曲奖激荡。



香港歌手陈奕迅于2018年出席第29届金曲奖颁奖礼，获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和最佳专辑奖。摄：Chiang Ying-ying/AP/达志影像

香港与台湾音乐人向来交流密集，且持续有时代性的作品，甚是可喜。星马地区出产的歌手，凡在台有长期发展者，提名与获奖者亦所在多有。

然而，中国的音乐人，却始终较难出线。近年除了宋冬野、崔健获奖，在流行音乐类，多半仅有入围（近年有李泉、赵雷、裘德等）。事实上，有非常海量的中国乐团报名金曲，其中不乏实力坚强者，却往往连初审都过不了，自然也没有复审讨论或者翻案的可能，较为可惜。

这是一个诡谲的现象。金曲奖海纳百川，在各种语言地区的开发，应是可以多所进步的地方。对于一个长年聆听关注中国乐团的人如我，很希望有更多中国乐团能入围。台湾的乐团现在时常到中国巡演，与当地乐团的交流密切，若有机会相互辉映，一起入围，应有机会使最佳乐团的名单更为多彩。

这是一个肥啾的现象。金曲奖海纳百川，住各种语言地区的开反，肯定可以多所进步的地方。对于一个长年聆听关注中国乐团的人如我，很希望有更多中国乐团能入围。

一些亮点

真的要十足相信自己的美感，才能如此豁达尽兴的处理这首歌曲。

在此稍微做一些笔记，关于本届制作、编曲类型的提名亮点。

奇哥以〈李小龙〉入围“最佳编曲人”，这是他第二次入围，上一次是自然卷时期的〈老处女〉。或许可以听见奇哥变与不变共存之处，作品一样有著明朗、groovy的节奏感与流动性，如京剧“变脸”多样而不著痕迹，在音色上的选择，是“复古tone”的执著爱好者。

在City Pop风貌复兴广传的世代，〈李小龙〉用顺畅的方式处理了诡异的声响细节，交错浓缩，在一首歌曲里适切的给出想像力，他仍是那位“台湾的小山田圭吾”。





由蔡坤奇编曲的〈李小龙〉收录在《9522》专辑。

A_Root同根生应可算是本届令人惊奇的新秀，专辑制作人柯智豪也入围“最佳制作人”展现了狂野跟细腻的张力调节，充分让乐团的鲜明度呈现，过去柯智豪以剧场、实验音乐活跃，近年开始替音乐人“量身打造”，他的美学动态(dynamic)，绝对是最脱离窠臼与既有框架的制作人选之一。

“最佳单曲制作人”之中，最得我心的是Joanna Wang、Adam Lee〈Tina's Hausu〉充分传达王若琳想像力喷发的面相，整首歌如一道生鱼片料理，用刀大胆心细，工法锐利，料理过程听似华丽百变，最后送上的其实是简单与诚恳的师傅风格。搭上指定的佐料，质感提鲜。

听得见世界观里“依然相信寓言故事”的心思，真的要十足相信自己的美感，才能如此豁达尽兴的处理这首歌曲。歌、歌手、编曲、制作连成一体，鲜味十足。

年度歌曲：金曲奖的自我定义

〈新世纪的女儿〉可谓郑宜农创作高峰的表达，试图呼唤女性在当代社会的面貌与蜕变，曲式新颖，表达轻快。

透过“年度歌曲”，我们有机会稍微定义这一届金曲奖。

〈明室〉是近年来台湾文艺风潮中最好的一次表现，不过份、不矫情、不力求华美唱腔，而是歌者与歌的完整合一，特质澄澈宁静，歌词虽蕴含哲理，却能被歌者的口气消化得宜。我们不需要时髦或迎合的文艺，我们想要的是诚恳与说服力。

〈最好的时光〉有著抚慰能力，透过文字的力道，刻画了后疫情时代里的人心重整，应是得奖大热。〈准明星〉套上了社群时代的滤镜，在一场场人际游戏里观察受伤与欣喜的转折，一首歌像一个“小帐号”，自由穿梭，窥看事物表面之下的互动，残酷酸甜，是“沈重”反思的小品。

〈新世纪的女儿〉可谓郑宜农创作高峰的表达，试图呼唤女性在当代社会的面貌与蜕变，曲式新颖，表达轻快。〈Semane sepi梦〉是成长的烟云与喟叹，对下一代倾诉，也唱出奋斗企盼以外，担起做梦责任的自己。

尾声

资讯容易取得的时代，反而容易被资讯淹没。

金曲奖提名名单，可以提醒人们，这过去一年来，这些作品发行了，而且是华语音乐的列强阵容。

呼吁文化部，在盛大的典礼之外，阐述该届颁奖脉络与方向，让其后续效应能进入真正的文化讨论，金曲奖才能在受到质疑以外，主动向大众伸出橄榄枝，负起美学责任，正如葛西瓦的专辑名称“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你要不要”，金曲奖不能只是留下结果与问号，也不能只是讲讲空泛的得奖理由，主动论述必然是奖项是否能扩大效应的唯一解答。



台湾乐队苏打绿于2013年，在沙滩上举行的音乐节上演出。摄：Lam Yik Fei/Getty Images